

陆 秋 槎

Lu Qiucha

著

If
and
Only If

the
Snow

is
White

当且仅当

雪是白的

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当且仅当雪是白的

陆秋槎 著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/ 陆秋槎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133-1430-5

I. ①当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9127 号



当且仅当雪是白的

陆秋槎 著

责任编辑: 王 怡

特约编辑: 王 萌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broussaille 私制

封面绘图: (日)中村至宏

内文插图: 里卡多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37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一版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430-5

定 价: 3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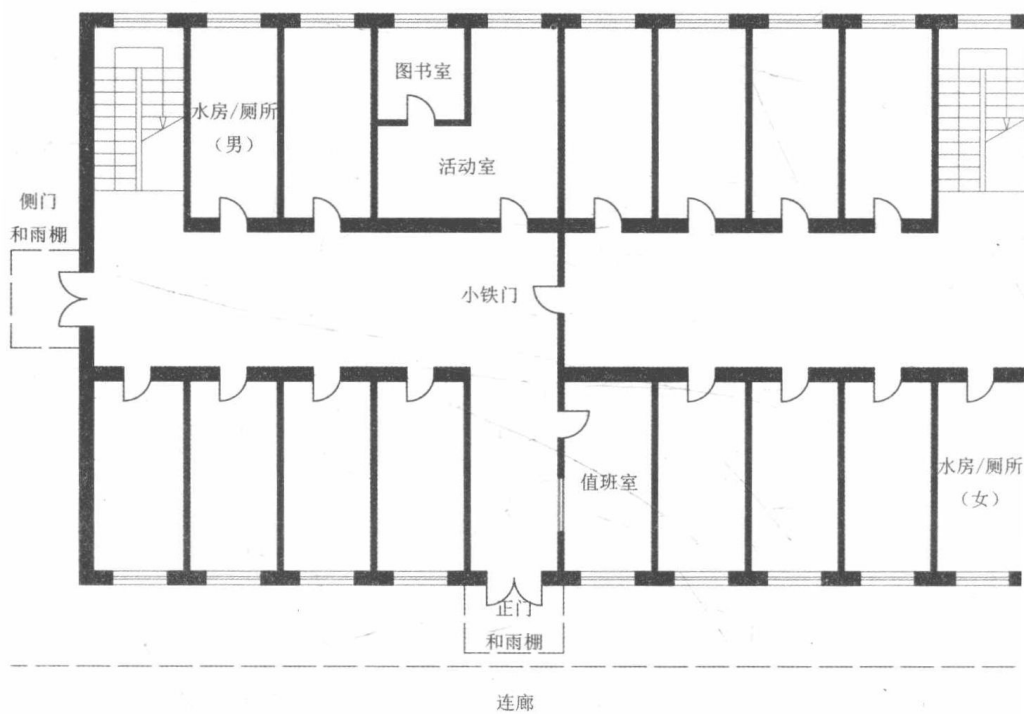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登场人物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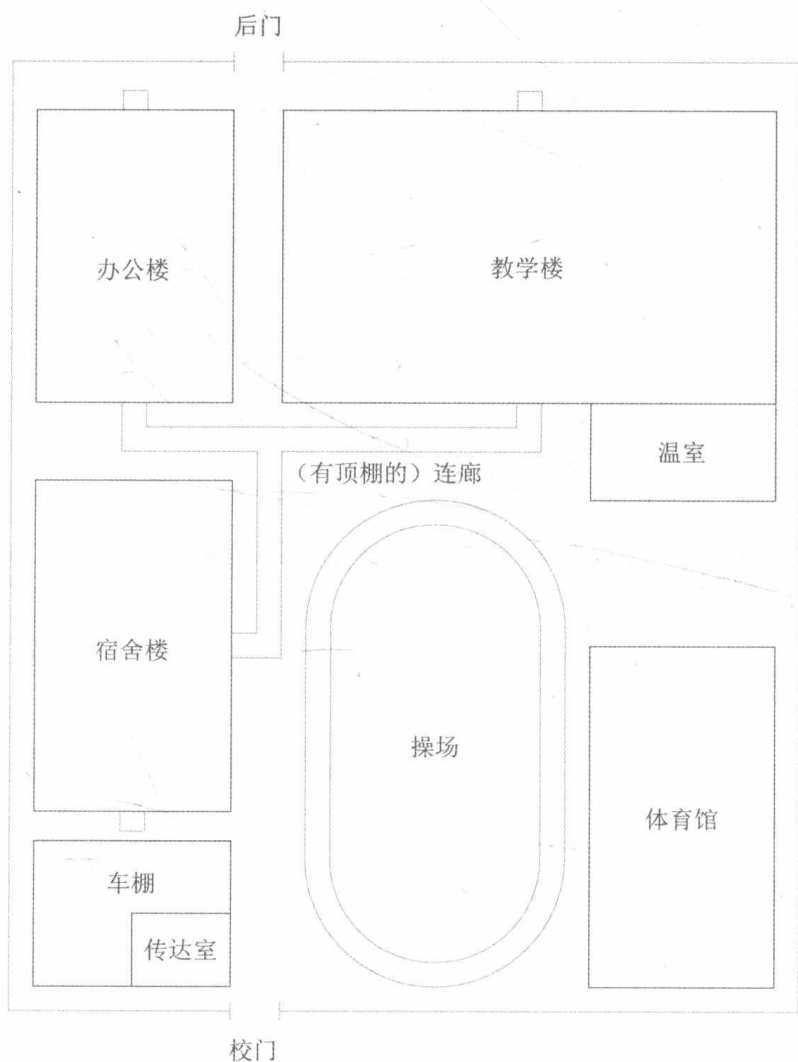
冯露葵	高二，学生会主席
顾千千	高二，宿管委员
薛采君	高一，学生会干事
郑逢时	高一，学生会干事
姚漱寒	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
洪警官	曾负责调查五年前的事件

唐 梨	五年前遇害的住宿生
陆 英	唐梨的室友
霍薇薇	陆英的友人
吴筱琴	霍薇薇的室友
叶绍纨	五年前卷入事件的住宿生
邓老师	地理教师

吴 莞	受到退宿处分的高一女生
杜小园	吴莞的室友
晏茂林	吴莞的男友
董恩存	高三住宿生
谢春衣	高三住宿生
孟腾芳	高二住宿生
保 安	
宿管阿姨	



学生宿舍平面图



校园平面图

让我们从一个具体例子开始，考虑“雪是白的”(snow is white)这个句子，我们要提出这样的问题：这个句子在什么条件下为真、什么条件下为假？似乎很清楚的是，如果以古典的真理概念为基础，我们会说，如果雪是白的，那么这个句子是真的；如果雪不是白的，那么这个句子是假的。因此，假若真理定义要与我们的想法一致，它就必须蕴涵下述等值式：

语句“雪是白的”为真，当且仅当雪是白的。

——A. 塔斯基《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》

目录

1	序 章
15	第一章 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
73	第二章 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
127	第三章 哦，死亡，你是多么辛酸
213	第四章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
251	终 章

序 章—

这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小时，也是她短短十六年生涯里最艰难的一段时间。

如果死亡能来得更早一些——这样说未免太刻薄，但事实如此——如果那把折叠刀能早些刺进她的腹部，也许就能让她免受种种苦楚和屈辱了；她也不必穿着一件下摆才将将盖到小腿中段的连体睡衣、裸足踏着棉拖鞋，独自一人，在风雪里苦苦寻找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；不必瑟缩，也不用反复摩挲快冻僵的胫骨和脚踝。

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她从宿舍楼被驱逐出来的时候，雪还没有降下，那纯白却罪不可赦的六角形结晶还没有铺满大地；她跨出一层盥洗室那扇窗子时，迎接她的只有透骨的冷风。

恐怕没有人记得那晚的风速。也许只有气象部门和她测算过，用仪器或皮肤。

砰——她身后的窗子应声掩上了。风声震耳欲聋，她没有听到扣上月牙锁的声响。然而那个人无疑会把窗子锁死。被驱逐的少女没有勇气回头。她不敢去看，甚至不愿想象，那个躲在明亮、安静、温暖的室内的人，注视着自己的背影时，脸上究竟是怎样一副表情——是阴鸷地斜乜着，一侧的嘴角微微扬起，还是一手托腮，心满意足却一脸冷漠地旁观。

只是，假如她知道自己再没有机会回到寝室楼里，也再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昔日的友人——假如她知道，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会回头的吧。

面对扑向自己的强风，她甚至没法站稳，只能颤颤巍巍地挪动步子。就算在这里站上一夜，室友也不会回心转意。尽管听不到脚步声，她也可以想象，此时那个人应该已经转身离开，回到一个更加明亮、安静、温暖的地方去了。

她也决定赶快逃离，快步走向那条连接着宿舍、办公楼和教学楼的连廊。

连廊有顶棚，也有最低限度的灯光。不留情面的冷风正在撑起顶棚的铁柱之间呼啸而过。她抱紧双臂，时而停下脚步摩挲着小腿。很快，她的手指也变得麻木了，就算拼命摩擦也感觉不到丝毫的暖意。

无奈之下，她把两手移到面前，“呼、呼”地呵着气，但那一抹微茫的白烟很快就被风吹散了。

冷风灌进衣袖，沿着皮肤匍匐前行。

或许能在教学楼里找到一间没有上锁的空教室——她心里暗想——最不济，总会有间可以关上窗的女厕。

尽管就在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、前庭的另一端，就有一座玻璃温室，今年年初才刚刚落成，里面种着些永远不会见识到严冬的花朵。然而她深知自己并不是这样的花，无缘享有这样的待遇。温室只在午休和放学后的两小时内对学生开放，其余时间都上着锁。

教学楼已经是最佳选项了，她打算在那里挨过这一晚。

她把冻僵的手伸进袖口，抓着小臂，无奈小臂也已经失去了热度，只好把手继续向里伸，绕过肘部，沿着上臂向上滑，直到指尖能触到肩膀。然而，这么做并没有如愿让手指感到暖意，只是让上臂觉得更冷罢了。她近乎本能地用力摩擦——不顾被撑开的袖口已经开了

线——却又不敢太用力，因为那无疑会雪上加霜。

早在被驱逐之前，她的臂膀上就已经遍布瘀青了。那是她室友的杰作。或许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也参与了这桩暴行。她并不确定，毕竟她们的暴行委实太多了。起初她还记得每个人对自己做了什么，尽管并不一定有以牙还牙的念想，身体还是帮她记住了。可是渐渐地，她也麻木了，一如她们的麻木，终于不再能区分她们各自的分工。况且，她们永远是合作愉快的三人组，而她永远孤身一人、永远扮演着被害者的角色——哪怕是今晚，在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——她的命运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

终于，教学楼的正门已经近在眼前了。她从末期待铁门另一侧能有多温暖，但至少，她可以把冷风挡在门外。她从袖子里抽出一只手，握住冰冷且湿滑的门把，好不容易才暖和过来的手指登时又失去了知觉。

然而，那扇铁门像是被冻上了一般，不仅冷得刺骨，还任凭她怎样拖拽都纹丝不动。

——很显然是上了锁。

她把视线投向门把手下方的钥匙孔。尽管她的身体挡住了背后的光源，但那个深不见底的洞眼还是清晰可辨。她感到锁眼的另一侧有什么东西正窥视着自己，不由得后退了半步（幸而这只是错觉）。

铁门把她和肆虐的冬风一起拒之门外。

或许可以绕到后门去碰碰运气——但她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毕竟，去那里需要穿过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的狭长通道，而那里无疑是整座学校里风势最强的地方。刚刚经过那条过道的入口时，已经明显感到风速异于别处，有一种要把人掀翻在地的势头。

无奈之下，她决定原路折返，去办公楼寻求庇护。刚刚从宿舍沿

着只有顶棚的连廊一路走来时，已经路过了办公楼的正门，但她当时并不打算躲进去。

一直有传言说，有位性格孤僻的教师平日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过夜。还有住宿生曾见他晚间到宿舍楼一层打开水。她很担心在办公楼撞见那位教师。现在才刚过午夜零点，他未必已经睡下了。只是，事到如今，除了办公楼她已经别无选择了。

——不，选择或许还是有的。

她转过身，在强风中睁大眼睛，寻找着传达室晦暗的灯光。她如愿找到了，尽管如此，却还是立刻移开了视线。唯独“向传达室的值班人员求助”这个一直摆在她面前的选项，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选择的。求救，也许能暂时摆脱眼前的窘境，却免不了会招致更严厉的制裁。每当她以为最残酷的折磨都已经挨过了，她们都会用行动向她证明，她们远比她更富于想象力，而且想到就会做到。

风声盖住了她的肠鸣音，但这并不能妨碍她明显地感到饥饿。她的胃部正灼烧难耐。吃上一顿饭，已经是十二小时之前的事情了。

自从那件事以来，她从未在学校的食堂里吃过一顿晚餐。每到饭点，她都会被迫和她们坐在一桌，看着她们咀嚼吞咽——实则也不敢正眼去看，若被发觉，免不了要在桌下挨上几脚。若有认识的人经过，随口问起她为什么不吃晚饭，她也总要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个强加给自己的借口：减肥。虽然她已经十足瘦削了。

和饥饿感一起袭来的还有眩晕感。她踉跄着，明明想前进，却退回门边，又不敢把后背倚靠在那道冰冷的铁门上。

就在这时，仿佛是为了把她推进更加绝望的境地，一片雪花飘向她的额头，正好落在了刘海的缝隙间。

入冬以来就连日阴天，至此终于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。

很快，在连廊的灯光映衬下，焦黄色的雪片随风肆意舞动。飞得越近，那雪花在她眼里就越接近本来的颜色。可这纯白，却是她此时最不愿见到的。她更希望由另一些颜色来填满自己的视野：枕套的浅葱色（虽然时常会被泪水濡湿而染成墨绿色）和被单的天蓝色。

至少，绝不是纯白、苍白或惨白。

那是为伤口消毒的酒精棉的颜色，是抽打在身上的湿毛巾的颜色，甚至还是剧烈疼痛时脑海中浮现出的颜色。

白色留给她的总是些不快的回忆，此时此刻也不例外。

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冻死的——这样想着，她沿着连廊向办公楼走去。

回想起来，她已经很久没有关注天气了。反正自己的校园生活如此局促，只是往返于教学楼和宿舍之间，永远只能得到连廊顶棚的庇护。除非，她们强迫自己走在雨里，而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几次。

幸好——不幸中的万幸——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现在都不在自己身边，没有人会把她撵到连廊外面去。只是，就算走在顶棚下面，强风仍时不时地把飞雪送到她脚边。

南方的雪总是不怎么美，不是蜷成一个冰珠，就是黏答答地铺展开来、一团一团着急忙慌地落下来，全然不像文人描写得那般轻盈从容。落在地上，起初只是立刻化掉，消失得全然不见踪迹；渐渐地，终于铺起一层薄冰。

雪扑在她的拖鞋上，左脚的鞋帮边缘已经湿了一大片。那是一双名副其实的“棉拖鞋”。不仅材质是棉的，颜色也是未经漂洗、浸染的棉花的颜色，比雪的颜色稍深一些，落在上面的雪片一融化，却把鞋面染得像柏油路面一般黑。尽管拖鞋很合脚，里面富裕出来的空间很有限，她还是竭力把左脚向右顶，拼命避开被雪水打湿的部分，结果

走路的姿势也蹒跚了起来。

回到办公楼这边，鞋帮已经附着了少许冰碴。把手伸向铁门之前，她先在门前的水泥平台上跺了跺脚，试图把冰碴都震落，却收效甚微。她的头顶上方是个水泥浇筑而成的雨棚，一个昏黄的白炽灯泡孤零零地从上面垂下，随风剧烈摇摆，投在地上的她的影子也随之颤抖——远比在寒风中瑟缩不已的她本人抖动得更剧烈。

她握住门把手，拖拽，这一次门总算开了。伴随着刺耳的声响，庇护所向她敞开了门扉。扑面而来的是弃置多年的一层仓库与走廊特有的霉味。

阖上门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又因吸进了灰尘而咳嗽不已。她捂住嘴，强忍着，生怕惊动那位住在办公室里的教师。

一层早已沦为霉菌和尘土的乐园，显然不宜久留。她朝着左边的楼梯走去。

通往二层的楼梯拐角处的墙壁上，在一人高的位置开了个小窗。玻璃上布满污垢，又蒙了一层灰白的雾气。透过窗子看不到雪景，唯有当雪花落在玻璃上的时候，才能觉察到外面的天气。那些一头撞在窗户上的雪花，起初还能留下一片朦胧的轮廓，就像是盛夏时节在上面短暂留驻的飞虫。不消多时，这阴影也晕开了，旋即化为一道涓细的水流，向窗户底端的钢框滑去，只留下一条似有若无的痕迹。

人的一生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——若在几个月以前，她见了这样的光景，可能还会如是感慨一番。近来她已经不再有感伤的余裕。尽管室友睡下之后，伏在枕头上吞声痛哭时，她心底势必会涌起什么消极的念想，但那注定不会是此类大而无当、仿佛事不关己的人生感言。

来到二层，她走向最近的一个房间，试探着扭动门把手。

那是学生会室，里面有全套备用钥匙，几乎能打开学校里每一道

锁。这被视为学生会自治权的绝好证明。因此，没人的时候那里永远都锁着。

果然，今天也不例外，严格地上着锁。

学生会室对面是厕所，那是迫不得已的选择，现在暂时还不做考虑。

她走向旁边一间办公室，同样锁着。对面的一间……她的期待都落空了，终于来到了位于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。

那是地理教务室。全校只有两名地理老师，办公室也是最局促的。

地理、地理——她蓦地回想起，传闻里在学校过夜的那位老师，负责的学科似乎就是地理。这次她不敢去碰门把手了，只是把脸凑近门上的小窗。里面没有灯光——明天是周六，也许他回家了。正在她这样想着、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一阵低沉的鼾声从门的另一侧传来。

传闻是真的，那位教师真的在办公室里过夜。

闻声，她不由得一惊，结果没能站稳，绊了一跤，穿在左脚上的那只结了冰的棉拖鞋也飞了出去。脚趾戳在地板上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。她一把扶住门把手，才勉强没有摔倒。下一个瞬间，她的呼吸和心跳都暂时停止了。恐怕，除了稍后遇害的一刹那，这是她一生中最惊怖难耐的时刻——门开了。

那位教师睡前并没有把门锁好。

她手握门把，又一个踉跄，把门推开了十厘米左右。心悸之余，她不敢透过那道缝隙向里面窥视，生怕在黑暗中看到一双遍布血丝的倦眼正怒视着自己。

重新站稳，再次屏住呼吸，小心地退回门外，掩上门努力不发出任何声响。艰难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，她又把耳朵贴在门上——幸好，他没有被吵醒的迹象，鼾声仍舒缓地传到她耳边。